

李伟长:生活可以中断,但不可能被摧毁



李伟长 受访者供图

一座图书馆在战争中
被炸成废墟。残垣断壁间有
三位衣冠整齐的绅士,神态
坦然地站在没被破坏的书
橱前挑选书籍。这是李伟长
最新一部阅读随笔集的封面,
也是他心中“未被摧毁的
生活”。

生活千疮百孔,幸好有
文学一息尚存。在李伟长这
里,阅读不只是安放身心的
避难所,也是认知自我的摆
渡船:“如果说我的内心是
一片海洋,当船‘咣’一下撞
上的时候,我才真正看到海
里的岛屿和暗礁。”

在《未被摧毁的生活》
中,李伟长回溯《剥洋葱》
,撞到了当初那个“自恃颇有
才华,因为虚荣和稿费诱惑
开始写书评”的青年;沿着
《在路上》,他找到了“我们
村的凯鲁亚克”,自己的族
叔;年过不惑,李伟长在《柳
林风声》的雍先生身上看到
自己的倒影,学着接受一些
“无能为力”。在阅读纪行
中,李伟长用自己的方式面
对这么多年的变化。

在张定浩眼里,书评文
章就像一个个沿途制造的
“水洼”,它们能够溅起一时
的水花,反映一时的云影,
但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些
“水洼”很多都会慢慢消失,
这也是书评作者的某种
宿命,但老友李伟长这次
的文章有点不一样:“李伟长
回过头来寻找那些曾经的
‘水洼’,为那些‘水洼’一点
点凿出新的通道,让十几年
前的‘水洼’变成一条还能
够流淌的河流,通向现在的
自我,从而也推动着过去的
自我和现在的自我一起,慢
慢走向未来。”

现代快报+记者 姜斯佳

有“我”的阅读随笔

读品:让我们从《未被摧毁的
生活》谈起。据说书名来自
为您作序的张新颖老师的一
首诗《清单》。您能具体谈
谈“未被摧毁的生活”书名
背后的内涵吗?

李伟长:非常偶然,有一
次我跟张新颖老师聊到我的
新书,他提议书名用“未被
摧毁的生活”,当时我没有
意识到这个书名的好。等到
这本书编成以后,我就像灵
光乍现一样想到了这个题
目,跟编辑沟通的时候他们
也觉得特别好。“未被摧毁
的生活”这个词又有力量,
又有很沉郁的部分,甚至有
那么一点点属于个体的悲
壮。这种力量不是鸡汤式
的,也不是口号式的,而是
因为你经历过摧毁,但你依
然生存了下来,当你走出来
再回首过去的时候,你可以
说那是“未被摧毁的生活”。
它如此简单,但是对那些
热爱生活、有激情去感受
生活的人,他们知道这句
话其实意味着很多。生活
会被中断,但不可能被摧
毁。

第二个故事是,我跟张定
浩是多年的朋友,经常会一
起聊天,当时聊到这个书
名,张定浩说你还不记得
有一张照片,一幢被炸毁
的图书馆,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伦敦的荷兰屋。就是
天作之合,一个好的书名
,还有一个朋友从另外一个
角度给你提供了一张照片。

读品:您将自己出的几
本书都概括为“阅读随笔
集”,比起一般的书评,阅
读随笔似乎更从容、更自
由、也更“不正经”一些。
书中有一篇《我见犹怜》
,评论的是《害害的屁股
——有关臀部》这本书,
卸下了人们对书评严肃、
庄重的刻板印象,这是有
意为之吗?

李伟长:原来写书评有
一种职业性的认定:书评
里可以有“我”的存在,
但是“我”不能过大这本
书。书评人的任务是找到
这本书的价值,尽量清晰
地传递给读者。我后来写
评论,写着写着自己不
满足,不满足的地方在于
“我”慢慢消失。最近出
的几本书都叫“阅读随
笔”,因为严格意义上讲,
它没有书评的那种目的
性,也没有评论的那种规
范性。我的阅读随笔没
那么高深,充满怪趣味,
有的时候浅尝辄止,但它
一定是有“我”在里头的。
这个东西它既

郁的部分,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属于个体的悲壮。
『未被摧毁的生活』这个词又有力量,又有很沉



《未被摧毁的生活》
李伟长 著
译林出版社

李伟长

生于江西,现居上海,写评论和阅读随笔,出版有《珀金斯的帽子》《人世间多是辜负》《未被摧毁的生活》等阅读随笔集。

真诚又很危险,当你一旦涉
及到自己的时候,你看上去
会比较亲切,但实际上在讨
论一些更普遍意义上的问
题时,公平性和公正性在某
种意义上是打了折的。

戴着珀金斯的帽子剥洋葱

读品:《格拉斯的洋葱》
让我印象深刻。您用近乎
严厉的目光审视了自己写
下的第一篇书评——评君
特·格拉斯的《剥洋葱》,
在重新分析“剥洋葱”这
一主题的同时,也是将旧
日的自我当做“洋葱”,展
开层层剖白。能否为我们
完整地梳理一下您的职业
发展历程?作为文学批评
从业者,这些年在哪方面
得到了拾遗补缺,哪方面
还不太满意?

李伟长:这十几年,我
慢慢意识到自己的缺陷和
弱点,而且非常清晰。不
满意的地方在哪?其实用
一两句话就可以表达:我
还没有建构起属于自己
相对完整的或者相对系
统的审美。你说我有没有
能力去判断一个东西的
好坏?我觉得我是有的,
甚至某种程度上我可能
比较开放一点,因为我
见过各种各样的门类。
但是客观地讲,我经常
会考虑,当我看到一本
书的时候,它到底好在
哪?它有多好?它放在
整个系统里面,或者放
到整个文学史的脉络
里,它大概属于什么样
的位置?我很羡慕有人
会很敏锐地意识到这
一点,但是我还不行,
我自己有的时候还会
很犹豫,找不到一套
属于自己的流畅、清
晰的话语来表达,这
个其实是我经常焦虑
的部分。

读品:在阅读和写作
道路上,哪些作家和作
品对您产生了比较深
的影响?

李伟长:这些年我反
复读一本书,就是克
尔凯郭尔的《恐惧与
战栗》。这是克尔凯
郭尔的一本哲学著
作,里面着重谈的是
“悲剧英雄”和“信
仰骑士”。所谓的悲
剧英雄,就是当悲剧
来临的时候,他知道
会发生什么,而且也
知道他自己能承受
得住,所以他才会做
这种选择。当神的
使者要求阿伽门农
献祭女儿的时候,
他知道只要献祭
了女儿,军队就可
以出港,成就霸
业。什么样的人是
“信仰骑士”?他
身上存在一种绝
对性,一旦他在
信仰中投入自我
以后,他会全身
心地投入,而且
不会祈求、不
会幻想别人
的理解。《圣经》
里的亚伯拉罕
献祭爱子时不
知道会发生
什么,但他
接受所有的
安排和可能。
我每天都在
做很多事务
性的事情,
有时候可能
会委屈。但
是克尔凯
郭尔的这
套论述立
马就会警
醒我:你做
这些到底
是为了什
么?它不但
影响我的
阅读、我
的文学判
断,甚至
影响了我
看待生
活。

还有一本小说《小
人物日记》
(The Diary of a
Nobody)。它
给我带来
了欢乐,而且
不知不觉
给了我
一种滋养:
哪怕你知
道你的生活
可能没有
多大价值,
但是依然
要郑重其
事地生活。
我们中的
大部分
人就像书
中的普特
尔先生一
样,一生
都是no
body,但
普特尔先
生他那么
认真,而
认真一定
会带来滑
稽感,滑
稽感自己
是意识不
到的。如
果我们
意识到的
时候还能
滑稽下
去,自得
其乐地
爱命运,
就是我
极为赞
赏和欣
赏的一
种态度。

读品:如果说《格
拉斯的洋葱》
是身为书
评人的反
省,《珀金
斯的帽子》
则反映了
对当下出
版编辑行
业的思索,
“珀金斯
式的编辑
正在消
失”。作为
出版人,
您对自己
、对整个
行业有怎
样的期
许?

李伟长:像珀金斯
这样的编
辑,他真
的只属于
某一个时
代,那个
时候编辑
其实还有
“统治力”,
你的写
作如果无
法打动一
个编辑

的话,是没有
机会进入
到所谓的
出版体系
里去的,也
没有机会
和更广大
的读者见
面。不像
现在有
新媒体,
有个体平
台,有说
话的空间。
那个时候
,编辑就
像城堡前
面的守
卫或者
领路人一
样。我们
怀念珀金
斯,其实
怀念的
是一个伯
乐,一个
才华的
识别体
系。每个
人都期
盼有属
于自己
的珀金
斯,他有
能力来
识别你
、激发
你,最后
让你成
为海明
威那样
的传奇。
工业化
以后,这
种事情
变得可
望不可
及。但是
我一直
相信一
定有这
种编辑
存在。

我最初看到
珀金斯
的时候
非常激
动,因为
他和我
的工作
有联系。
那个时
候我也
全身
心地想
扮演这
种角色
,去发
现那些
年轻人。
大概
2008
年的时
候,我
在上海
作协参
加了一
个计划
叫“文
学百校
行”,就
是到学
校里
去找那
些有文
学才华
的苗子
,你现
在知道
的几个
90后
作家:
三三、
吴清
缘、王
苏辛、
郑在
欢、李
唐,都
是我们
那会儿
发现的。

我一直很
好奇,当
一堆稿
子送到
珀金斯
面前的
时候,他
是怎么
知道这
个人有
潜力的?
我们当
时设想
过很多
,一个
好的作
者,首
先得有
感受力
、想象
力,还
得有语
言的准
确性,
当然这
个标准
有点机
械。现
在回过
头来想
,自己
所做的
其实非
常有限
。我现
在觉得
其实相
对于发
现这件
事,一
个作家
写得好
不好本
身更加
重要,
只要他
写得好
他一定
会被发
现的。

“杰出的灵魂是虚构不出来的”

读品:出生入死的桑塔格、
特立独行的温特森、波德莱
尔的身份、以赛亚·伯林
的普通生活……这几篇
都是对作家传记的评论,
为什么对传记如此感兴趣?

李伟长:我的确对
作家传记
太有兴
趣了。到
现在为
止我心
目中有
几部好
的传记
,一部是
写梵高
的《渴
望生活》
,还有
叶礼庭
的《伯
林传》
,迷人
得不得
了,真
是会写
!我看
这些传
记是
把它们
当成虚
构作品
来看的
,我无
法考证
传记里
的人物
和真实
的历史
到底
是不
是完全
重合的
,但我
不在
乎,我
看到
的是
这个人
在这
本书
里的
状态
,他们
如何
找到
自己。

所以很多
时候我
会有一
种偏
见,我
觉得
好的
小说家
写出
的生
活,有
的时
候远
没有
真实
生活
来得
更加
动人
,更加
合理
,甚至
更加
复杂
,这些
杰出
的灵
魂是
虚
构不
出来
的。从
另
一个
层
面
来
讲,
我
会
对
那
些
杰
出
的
小
说
家
顶
礼
膜
拜,
他
可
以
想
象
出
那
样
的
人
物
,那
样
的
生
活
,
比
如
说
《大
师
与
玛
格
丽
特》
《日
瓦
戈
医
生》
……

读品:在居家期间,
您如何安排日常生活,
怎样调试自己的心态?

李伟长:这段时间
我把E.B.怀
特的几
本书
重新
找出来
读了一
遍,有
的时
候带
着小
朋友
去读。
我读
的是
英文
原文
,然后
我就
意识
到一
点,
为什
么E.
B.怀
特这
么好
,因为
他是
一个
极其
会
用
词
的
人,
他
不
会
重
复
用
一
个
词
汇
,同
时
让
你
觉
得
精
准
。此
外,
E.
B.
怀
特
是
一
个
特
别
会
描
写
感
觉
的
人
。他
特
别
会
准
确
地
捕
捉
和
感
受
到
某
一
个
场
景
中
的
情
绪
状
态
、
感
官
感
受
,
而且
极其
优美。

有的人
会说,
你干
吗不
趁这
个时
间写
点东
西记
录一
下?我
说,
该写
的其
实在
自己
心里
已经
盘算
过了
,但是
对大
部分
小说
家来
讲,过
于当
下
的
事
情
对
小
说
家
来
讲
是
不
适
合
去
记
录
的,
小
说
家
一
定
要
等
一
段
时
间
过
去
以
后
,
稍
微
有
一
个
距
离
,
他
才
可
能
去
打
量
,
去
观
察
。这
个
距
离
不
能
太
远
,
太
远
他
会
看
不
清
楚
,
但
也
不
能
太
近
,
太
近
他
会
看
不
到
整
体
,
但
合
适
的
距
离
到
底
有
多
长
,
可
能
因
人
而
异。